

聊 我們的故鄉

章 泯 著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廿八日

192222

每月交藝

4

上海一聯書店發行

刊叢藝文月每

鄉故的們我

著 泯 章

行發 **店書般一** 海上

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刊 叢 藝 文 月 每

鄉 故 的 們 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版 初 月 五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著 作 者 章 泯

主 編 者 夏 征 農

發 行 者

上 海 環 龍 路 十 四 號
一 般 書 店

電 話 八 九 五 八 一

印 刷 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每 冊 實 價

目次

死亡綫上	一
村中之夜	四三
兒歸	八一
雪夜小景	一〇三
賠錢貨	一一
我們的故鄉	三七

死亡綫上

人：

老農（五十餘歲）

老婦（五十歲左右，他的妻子）

大虎（二十歲左右，他們的兒子）

姨媽（四十餘歲）

柱英（十七八歲，她的女兒）

某國人

警兵甲，乙

景：

一間北方農民的居室。靠後橫有一炕；炕後有兩堵大窗；炕上面有捲起的被蓋，還有一些舊衣之類的東西。炕前面地上，靠右放有一方棹，南有一個椅子和兩個橈子。此外房裏還放了些農具。左邊開有一門通外面。

時：一九三六年秋。

開幕時，外面有驢子的叫聲，驢車在路上滾過的響聲，有人趕驢的聲音，同時還雜有犬吠聲。台上只有老婦和老農。老婦坐在炕上縫補破衣。老農坐在棹前，拿着一根旱烟袋，想從那空的烟荷包裏弄點烟出來。他用火柴點烟，吸了兩口就吸不出烟子來了，他又燃火柴來點，這樣來了三四次。老婦說話了。

老婦 別糟塌了火柴！你這那兒是抽烟，抽火柴嘛。

老農 （不言語。把旱烟袋放下，順手隨便弄着棹上的幾個銅子兒玩；忽然得到

什麼啓示似地，他偷偷地把那幾個銅子兒裝進那烟荷包裏。他起身，拿着旱烟袋，預備往外走。）……

老婦（抬起頭來）你出去嗎？

老農 哎，出去蹣跚蹣跚。

老婦 你順便帶幾塊豆腐干兒回來；晚上沒有菜吃。

老農 錢呢？

老婦 桌上不是有幾個銅子兒嗎？（仍埋頭補衣）

老農（躊躇起來了；慢慢地退回來坐下）……

老婦 嘿，怎麼又不去了呢？

老農 懶得動！

老婦 你怎麼不說懶得吃呢？

老農（無話可說）……

老婦 什麼事兒都離不了我！（動了一下身，加速結束她的工作）

老農 等大虎那孩子回來去買吧。

老婦 他回來去買；誰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成天在外面，不落家！（說着放

那破衣服，把針插在髮髻上，下炕來。）

老農 （不安狀）他總會回來的。

老婦 （自己整理了一下。到桌前去，打算拿錢；突然發覺了）喂，這桌上的幾

個銅子兒呢？

老農 （起身走開）……

老婦 你看見沒有？

老農 我看見什麼！

老婦 桌上的銅子兒！

老農 桌上的銅子兒我知道……

老婦 你知道在那兒？

老農 我怎麼知道在那兒。

老婦 明明放在這桌上的。

老農 也許是大虎拿去了。

老婦 他出去了，我還看見在桌上呢。

老農 也許是你姨姪女兒……

老婦 瞎說，桂英才不會呢。

老農 幾個銅子兒的事情算了吧。

老婦 你倒說得容易！你知道你家裏還有多少錢？我告訴你，就只有那幾個銅子兒了！（找尋）

老農 （不言語。坐下來，又擦火柴來吸旱烟。）……

老婦 （回過身來）你不給找找，還抽什麼烟！（一下奪過那旱烟袋來，往桌上

一擲，發出銅子的響聲。她驚異地望着，正伸手去拿那旱烟袋）

老農（忙去搶過那旱烟袋來），……

老婦（也忙衝過去，一下把那旱烟袋奪了來）……

老農（正預備去奪回）……

老婦 你想幹麼？

老農（只得縮回來）……

老婦（望了望旱烟袋上串的荷包，又恨恨地望了老農一眼，從那荷包裏拿出那幾個銅子兒來）哼，你幹的好事兒！

老農 什麼好事不好事！我拿幾個銅子兒買烟都要咕哩咕嚕；你的什麼妹妹和姪女兒在這裏白住白吃，怎麼沒有見你說一句話？

老婦 他們白吃了你的？虧你說得出，人家拿了兩塊錢出來用了；要不是他們來，咱們早就該餓飯了！

老農 那點兒錢算什麼；有這麼便宜的客棧？

老婦 你家是客棧，你是開客棧的？

老農 不管怎麼樣，咱們自個兒都沒有法兒過，還能管別人？

老婦 虧你說得出！人家弄得無家可歸，逃難到這兒來……

老農 鬼子把她們村子毀了，讓我家倒楣，收留她們？

老婦 有什麼不可以！

老農 可以；自個兒還沒有法兒過呢；可以，我看你能養活她們多久。她又是病

人，回頭有什麼……

老婦 你不用管。

老農 我是一家之主，我怎麼能不管。

老婦 你要管，你就拿出錢來還人家。

老農 幹麼要還錢給她們；我又不是大財主，能讓她們白待這麼……十來天兒。

老婦 少廢話了吧；去買幾個豆腐干兒回來，讓我把大虎那件衣服給補好。

老農 我不去買豆腐干。

老婦 買烟，你不去？

老農 （停了一下。突然地）不去！

老婦 （無可奈何地望了對方一眼，正往外走）……

大虎上，怪沉悶的樣子。

老婦 啊，大虎你上那兒去來？

大虎 （不在意地）沒上那兒。

老婦 天兒怪冷的，穿這點兒衣服在外面跑。

大虎 不冷。

老婦 （拿出銅子兒）你去……（停下了）

大虎 幹麼？

老婦 不要，不要：還是我去，我去。（下）

大虎 （望着母親下去了，回過頭來，怪苦悶地待在那兒。）……

老農 （很不愉快地掃了對方一眼，沒意思地含着那空旱烟袋）……

沉默了一會兒。

老農 （取開旱烟袋，轉過頭來。氣惱地）我說，你成天在外面兒跑些什麼？

大虎 （冷淡地）沒有什麼。

老農 那你還在外面兒幹麼？

大虎 待在家裏又幹麼？

老農 幹麼！家裏沒有飯吃，你也不打算打算。

大虎 我有什麼法子！田地給鬼子霸佔去了，咱們種地的人還有什麼法兒活？

老農 沒有法兒就等着餓死嗎？

大虎 誰說要等着餓死？你要等，你等好了，我可不願意。

老農 他媽的，我要等死，我說過我要等死嗎？

大虎 老這樣兒待着，不是等死等什麼？你要在這兒等死，我可要活去。

老農 你他媽的，你活去，讓我等死？我養你幹什麼的？養你這麼大，你才……

我等死，你活去！

大虎 我又沒有不讓你去。

老農 上那兒去？

大虎 還有那兒好去呢？

老農 啊，你又在想跟着「鬍子」當什麼義勇軍去。

大虎 不這樣，咱們又有什麼法子？

老農 沒有法子就當「鬍子」去？

大虎 誰說是當「鬍子」？

老農 拿着鎗桿兒搶劫人，打死人，這不是「鬍子」是什麼？

大虎 你知道咱們現在搶劫，打死的是什麼人？

老農 你當我不知道，鬼子呀！

大虎 這不得了。

老農 不管是什麼人，這樣的事兒總不是好人幹的。

大虎 那你就甘心讓鬼子把你的祖田祖地搶去，自個兒等着餓死？

老農 誰說我甘心把祖田祖地讓鬼子搶去？你說的——你說的？

大虎 不甘心，那就只好這樣去拼他媽的一下。

老農 拼他媽的什麼？

大虎 給那搶咱們祖田祖地的鬼子拼個死活！

老農 你拼得過人家。

大虎 沒有準兒，你瞧着吧。

老農 「你瞧着」！我瞧你，就算了吧。人家帶着大兵，作大官兒的，都還不敢

給鬼子拼呢；還說你！

大虎 就是他們這般傢伙不給鬼子拼，咱們老百姓才更要去拼一下！他們刮了他媽的不少的錢，那兒都可以逃，都可以活；可是咱們呢？沒有了地，就是他媽的死路一條！

老農 也不見得。

大虎 怎麼不見得，咱們自個兒就是這樣的。地給鬼子佔去了，咱們現在可不沒法兒活了嗎？

老農 天不絕人，咱們……

大虎 天是不絕你，可是鬼子要絕你。

老農 難道你就讓他絕去，不想點別的法子？

大虎 想什麼別的法子，去給鬼子叩頭，求他們交還咱們田地？辦得到嗎？

老農 ……………

大虎 咱們這樣沒有身分的人，就是好好兒地作個亡國奴，也不會讓你有好日子過的。

老農 不管怎麼樣，你總不能去。你走了，咱們靠誰去，我和你媽都上了年紀？

大虎 我自個不走，也會被鬼子拉去當炮灰的；你們照樣沒有靠的。

老農 怎麼說的？

大虎 現在到處都在抽壯丁去打仗。

老農 打什麼仗？

大虎 替鬼子去打義勇軍，打咱們自家人呀。

老農 有這樣的事兒？

大虎 聽說咱們村子裏也快了。

老農 有這樣的事兒？

老婦 （說着走上來）什麼事兒？